



血泪追魂剑

梦龙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血泪追魂剑

上

梦
龙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儿女情长为主线的新派武侠小说。

玄阴掌门弟子程煜为谋白马山庄产业，竟让妻子苏玉珠嫁给白马山庄庄主卢一峰；时机成熟，邀集阴山五魔一齐下手。卢一峰之女卢月娟原是程煜、苏玉珠所生，却求其“父”师门为父报仇；历经一场恶战，剪除阴山五魔、击毙程煜；苏玉珠自戕前道出真相……卢月娟流落江湖，与其表兄结为夫妻；然其表兄浪荡不羁，竟被她杀死，将幼子抛弃。

二十年后，弃儿孟继宗由崆峒山出道，充任镖师；千镖银被劫之际，邂逅卢月娟带徒游历江湖，卢之徒华山紫凤杜湘君钟情于孟，结成伉俪、共创“紫凤镖旗”，威慑西北江湖道。孟继宗表面上光明磊落，实际上勾结江湖黑道，明保暗劫，惨屠顾主和合伙人梁子琪。梁之女闻讯归家，为报仇，女扮男装、冒名容玉良混入震远镖局。孟继宗之子孟少辉无意中发现“容”是个美貌少女，一见钟情。梁女也意外地发现他侠义本性，两人竟萌生恋情。

孟继宗私通飞天蜘蛛，暗中又霸占侍女春红，劣迹均被杜湘君发现，一时间，孟府家庭风波大作，杜湘君母女双双出走。孟继宗又劫掠镖银，梁玉蓉知会武林侠义道，一场厮杀，孟继宗元凶面目暴露，当众自戕。

此书情节紧张，场面精彩，悲欢离合，起伏跌宕。

目 录

第 一 回	童稚乏知欺孤儿 屑小无义凌寡母	 1
第 二 回	阴山五魔屠仇子 毒手观音戮亲夫	 17
第 三 回	深闺淑女莅江湖 乔装少侠初扬威	 34
第 四 回	雪耻难遂空悲怆 阴谋揭露陷刀兵	 52
第 五 回	奸徒计败惨喋血 淑女家毁沦江湖	 72
第 六 回	落魄侠女忍羞愤 识破淫徒扬青锋	 91
第 七 回	难进师门弃娇儿 逃避官差捐残生	 109
第 八 回	心怀叵测施恩惠 险途劫镖杀旧友	 128

第 九 回	为虎作伥良心现 口蜜腹剑毒计生	 148
第 十 回	相伴有情惊鸿雁 回头无岸沐腥风	 168
第 十 一 回	素梅晓月遭惨变 飞天浪子戏风尘	 186
第 十 二 回	纨绔子弟少纯义 富豪人家多虚情	 208
第 十 三 回	孤儿仇深访魔影 蛇女情痴寻知音	 230
第 十 四 回	庵堂偷情惊鸾凤 陈仓暗渡续鸳鸯	 249
第 十 五 回	荒郊寂寂约佳丽 庭院深深匿隐侠	 267
第 十 六 回	偷香窃玉真亦假 尔虞我诈假亦真	 287
第 十 七 回	幼失怙恃入空门 初恋痴迷坠情网	 308
第 十 八 回	时乖运蹇逢强敌 走投无路遇紫凤	 328
第 十 九 回	镖客折桂结秦晋 侠女扬威镇泉雄	 348

第二十回	走镖祁连交邪恶 稳居深宅降闷雷	 368
第二十一回	师残徒狠仁义灭 男阴女毒邪恶兴	 384
第二十二回	时运蹉跎难比翼 情仇交融怎和谐	 402
第二十三回	邪恶定计摘玉兔 侠义扬威摧黄梁	 421
第二十四回	折戟沉沙窜狼豕 风雨飘摇动火拼	 441
第二十五回	儿女弃家易伤逝 少年同门难同心	 461
第二十六回	复仇少女萌痴情 回头浪子晓真相	 482
第二十七回	悲离母子沐血泪 喜结伴侣迎朝辉	 503
第二十八回	元凶自戕罪难赦 江湖烟消云不散	 523

第 一 回

童稚无知欺孤儿 屑小无义凌寡母

干净的黄土路，简朴的房屋，淳善的面孔……

这是陇东的一个平凡小庄，只住了三四十户人家。

九月的斜阳照在庄外坎坷不平的土道上。四个少年背了书包，刚从私塾念书回来。

一个身材稍高、面色红润的少年忽地停下脚步，叫道：“今儿放学早，咱们就在这儿玩耍一阵儿、再回家；你们说怎么样？”

有两个少年连忙附和，叫道：“好哇，好……”

面色红润少年逼视另一少年道：“沈仲元，你怎么不说话？”

那叫沈仲元的是个精瘦少年，个子也小，看样子只八九岁年纪。四人之中，以他最小。他却一本正经道：

“先生说过的，今天早点放学是让咱们回家，帮大人收谷子的。咱们在这儿……”

一个少年插嘴道：“你说什么鬼话——收谷子是长工们的事，哪用得着咱们动手？”

沈仲元摇头道：“俺家没雇长工。”

“为什么不雇？”

那面色红润少年虽也只十一二岁光景，却摆出一副老成样子，道：“冯七，你当真不知道吗？他家里只有个娘；最缺的是银子。”

冯七道：“俺不信。他爹在外边作大买卖，为什么不捎钱回来？”

“你没听清吗，他没爹。”

“陶三，你别骗俺好不好。”冯七故意板着脸道：“他怎么会没爹？没爹哪儿来的他——终不成是私孩子吧？”

冯七说完话，嘻嘻笑着、盯视着沈仲元。沈仲元心里有气，反骂了句：

“你才是私孩子！”

冯七怒道：“你胡说！俺爹是村正，谁不知道。可你爹是谁？他在哪儿？说呀，怎么不说了——私孩子！”

沈仲元气得脸色刷，喝道：“你放屁！”

冯七“呵呵”一笑，道：“好吧，就算俺放屁。那么就请你说明清楚——令尊大人是谁，他在哪儿，作何生计？”

“……”

“没话说了吧。”冯七诡秘地一笑，道：“告诉你吧：俺就听俺爹说过，你娘打住到这村上来时、就没男人；生下了你，也没男人来侍候——明摆着的，你就是个私孩子。不认头吗？”

沈仲元无话可说，急得面红耳赤；稍一迟疑，掉头就走。

那叫陶三的叫道：“喂，别走啊；我告诉你个好法儿。”

沈仲元不知他要说什么；脚下踌躇，却没转过身来。

但听陶三笑道：“听说，你娘跟我家那个姓褚的长工相好；何不就让他当你爹？”

沈仲元心里一震，暗道：“是呵，那位褚叔叔的确是对俺娘挺好，对俺也好。若是……”

他正自沉吟，又听那冯七“嘻嘻”笑道：“你娘若是嫌他瘸，也没关系；俺家还有四五个长工，个顶个的身强力壮，只要你娘心眼儿活泛点儿，还愁……”

他话没说完，但见沈仲元倏地转身回来，抢上几步，右臂扬起；冯七刚觉眼前发花，便听“啪”的一声，左颊上已挨了重重一记耳光。

“好哇，你敢打俺！”

冯七怒叫着，双手紧握成拳，连环出击。岂料，竟被对方轻易格开，随即，右颊上又中了一掌。

沈仲元连番得手，却听一个声音、象是在耳边道：“孩子，你学的这些拳脚功夫，千万可别用来和人家打架。免得泄露出去，让……”

这是他娘的告诫；他不能不听娘的话——他虽自忖就是对付面前这三个人，自己也不怕；却还是稍一犹豫，转身就走。

但是已经晚了，那陶三已从旁边抢了上来，展臂把他抱住，叫道：“大家都是好朋友，说说笑话吗，怎么能动手打架？”

他貌似劝架，却只把沈仲元紧紧抱住不放。他几乎比沈仲元高出半头，这一抱之下，便把沈仲元双臂箍住。沈仲元虽从母亲那儿学了些功夫，苦于双臂被人抱住，又怎施展？冯七和另一个少年发声欢呼，一涌而上，抓了沈仲元，劈头盖脸地乱打起来。

转眼间，沈仲元已挨了十几、二十拳，只打得他头昏眼花，疼痛难忍。

陶三见打得差不多了，叫道：“我说过不许打架，怎么你们却打起来没完没了！”

他心里得意，手臂稍松，忽觉怀里的沈仲元身躯往下一坠，竟脱开他的怀抱，他正怔神间，又觉自己的双腿被人家从胯下伸过来的双手抱住，只往前一带，当即站立不稳，呼的向后仰倒，“咕咚”一响，后脑触地，摔了个发昏章第十一；疼得他呲牙咧嘴，“嗷嗷”乱叫。

沈仲元也不理他，径直向冯七扑去，双手或拳或掌，迭相击出。冯七和另一个少年初时还仰仗人多，奋力接架，及待连连挨打，眼见鼻青脸肿，才知不好，掉头逃跑。

沈仲元虽已小占便宜，却恼冯七恶语中伤自己母亲，哪肯罢休？纵身追上，从后面伸腿一勾，冯七“扑通”跌了个狗啃屎。沈仲元骑坐他身上，挥拳打了起来，边打边问：

“说，你是不是你娘和长工生的私孩子！”

冯七虽被打得疼痛难忍，又怎肯输嘴，心里暗骂：“小杂种，等俺回家告诉俺爹，看怎么收拾你！”

正在这时，从村口方向跑来一条狗：头高体长，一身毛青油油的闪亮。

冯七冷眼见了，喜出望外，叫道：“青头，咬他！”

原来这条狗是冯七家的。它见小主人在叫，稍一顿，狂吠一声，“呼”地扑了过来。

沈仲元吓得面无血色；站起来掉头就跑。

所谓“狗仗人势”，那狗边叫边追。

两条腿的人总没四条腿的狗跑得快。

眼见追上，沈仲元吓得魂飞天外：狗是村正家的，自己就是挨了咬，又去找谁评理……

忽听身后那狗“嗷”的一声嗥叫。

沈仲元亦觉心惊，转身看时，但见那狗一副惊惧之态，正欲转身奔去；只又听冯七大声叫道：

“青头，咬他！”

正在这时，远远一物飞来，堪堪击中狗头。登时土屑飞扬——打来的竟是个土块——那狗又一声嗥叫，却仍没走。

沈仲元灵机一动，也伏身拾取土块，劈头盖脑打去。

那狗连受两击，已吓破了胆；虽有小主人一旁叫喊，又怎禁沈仲元土块频频打来，犹豫了一刻，便夹着尾巴逃去。

沈仲元亦已吓得出了身冷汗；见那狗逃去，一屁股坐倒地上，呼呼直喘大气，好长一阵，也抑制不住心跳。

忽然，身旁庄稼地里“刷刷”一阵响，他又吃了一惊，“呼”的站起身来，转身看去——

来的是个三旬开外的汉子，中等稍高身材，浓眉朗目，走路时稍有些瘸——竟是那位褚叔叔！

沈仲元顿觉心里一块石头落地，长长吁了口气，情不自禁地眼角沁出泪花，道：“褚叔叔……”

这人正是褚成。他大步走了过来，轻轻抚摸着沈仲元的头顶，道：“元儿，吓着你了吗？”

“没事的。”沈仲元一怔道：“褚叔叔，刚才你用土块打狗吗？”

褚成没说话，只点了点头。

沈仲元脸上浮现笑容，道：“褚叔叔，你土块扔得好准呵；只两下就把那狗打跑了。”

“只可惜不能杀了它，否则……”褚成叹了口气，道：“元儿，你为啥和他们打架？”

“他们说……说俺是私孩子。褚叔叔，你告诉俺，俺当真是……”

“不，你不是。你……是个好孩子。”

“那么，俺爹哪，他在哪儿？”

褚成只苦笑着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褚叔叔，你说呀，俺爹究竟在哪儿？”他顿了顿，望着褚成的脸色，又道：“他总也没回来看过俺；莫非他真的死了吗？”

褚成暗暗叹了口气，迟迟道：“也可以这么说吧……”

沈仲元讶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

褚成截口道：“元儿，别再说这事儿了，咱们回家吧。”

“不嘛，俺偏要你说。”

沈仲元仰起小脸，眼角衔着泪花，可怜巴巴道：“褚叔叔，就为了这事儿，他们已不是一次欺负俺了，他们骂俺，骂俺……私孩子……”

他委屈得哽咽起来。褚成紧皱眉头，呆立在那儿，不知该说些什么话劝他才好。

过了一阵儿，沈仲元忽地仰起头，道：“褚叔叔，你，你……就给我当爹吧，俺……”

褚成心里打了个突儿，讶道：“这怎么行！”

沈仲元倏地换了副脸色，道：“怎么不行？俺知道你喜欢俺；也……喜欢俺……娘。再说俺娘也……喜欢你……”

褚成心头震动：“这孩子大了，只怕那些事儿他已经知道。日后……”

但见沈仲元又盯问道：“褚叔叔，你说话呀，到底行不行——只当俺求你了。”

褚成沉吟良久，道：“孩子，你还小，有些事你还不知道，事儿不象你想的那么简单。只怕……”

“怕什么？只要你肯，俺回家便跟俺娘说。”

“不，孩子……”

他话没说完，倏又停下，脸上呈现惊异之色。沈仲元心生狐疑，却被褚成扯了衣袖，道：

“孩子，有人来了，咱们到地里躲躲。”

这时，沈仲元也听到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只以为是冯七回家把挨打的事告诉了他当村正的爹，那冯老儿带了人打架来了，便跟着褚成一头钻进了道旁的庄稼地里。

转眼间，但见一行数骑、风驰电掣般奔来，黄土道上拖着好长一股尘烟。

沈仲元的家里的陈设虽极简单，却收拾得很干净。

虽然是孤儿、寡母过活，日子却不窘迫。

沈仲元回到家时，发现案板上摆有鸡鸭鱼肉，母亲正在一旁操持着。他心里纳罕，问道：

“娘，也过年、过节的，你咋弄这么多菜？”

母亲淡淡一笑，道：“娘作了，你吃就是，问些什么？”

沈仲元嗔道：“孩儿长大了，难道什么话也不能说、不能问吗？”

母亲笑了——笑的声音很好听，面颊象朵绽开的花……

沈仲元虽常为没有父亲感到自卑，却为自己的母亲感到自豪——母亲长得就是好，不象那几个小伙伴儿，家里的娘一个个丑八怪似的，满脸皱纹，象只核桃……

但听母亲又道：“你还不知道，山庄的大管家来了，娘弄几个菜胡弄他们一顿，今年的租子就免了。更何况，他带来

的七八个人还得为这顿饭、把咱家的庄稼收拾干净。元儿，你说合不合算？”

“娘说合算就肯定合算。”

沈仲元虽自诩“长大了”，但他终究还是个小孩子，虽觉得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却仍分辨不清——

他依稀记得那位山庄的大管家每年都要来几次，每次来都是母亲招呼他（们）吃饭。当然也不是白吃——酒菜都是他们带来，临走还要留下些银子、布匹。但是，也不知为什么，每每事后，母亲都要三四天沉默不语……

因而，他也就很讨厌那个大管家，可是，讨厌归讨厌，他又能有什么办法？

晚饭时，堂屋里摆了张八仙桌子。那位白马山庄的大管家和他的八个随从猜拳行令、喝五吆六，闹到月亮升起之后才罢，一个个醉得里拉歪斜，摇摇晃晃而去。

沈仲元是和他母亲在厨房里吃的。

沈仲元最爱吃他母亲作的饭菜。虽然今天鸡鸭鱼肉哪样也不缺，而且，又都是他母亲亲手作的，他却只觉味同嚼蜡，吃了不多，便停下筷子。

待那些人走后，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把他和褚叔叔商量过的事和母亲说说，偏母亲又逼着他早些睡下。他以为母亲累了，只得悻悻走回自己住的东厢房去。

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说什么也睡不着。有几次，恨不得爬起来，找母亲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却又都强迫自己忍下——一切还有明天……

朦胧间，他似乎听到母亲那边屋门的开启声。

他并没在意，却偷偷地笑了：其实，在母亲催自己早睡

的时候、自己就该想到这一点——

一定又是褚叔叔来了……

这绝不是凭空推测，他已非止一次亲眼见那位褚叔叔这么晚到他家里来了。他猜不透褚叔叔和他母亲两人摸黑唠些什么，更不知他是什么时候离去的，只是每每发现母亲第二天起得很早，而且兴致很好。

他暗暗发笑，心想：“他一定是等不及让俺说，自己先来了。但愿他们……”

他想睡下，偏偏又睡不着。

隔了好大一会儿，终于抑制不住好奇，悄悄爬起来，穿了衣服，溜到正房窗根下——只听得房内隐隐一个男子的粗重喘息声、和他母亲幸福的呻吟声……

入夜后，沈仲元的母亲吕秀妍开门迎进房来的并不是褚成，而是那位白马山庄的大管家程煜。

程煜跨进房门，也不及反手拴门，便将吕秀妍紧紧拥进怀里，只说了声“宝贝儿，你可想死我了”就劈头盖脸地胡乱亲吻起来。

吕秀妍几乎被他拥得喘不过气来，喃喃道：“孩子，孩子还没睡……”

她话没说完，嘴已被两片唇堵住，一股混浊的酒气——不，不如说是一股浓重的男子汉气息冲得她不禁心荡神迷。她心智完全紊乱，倏地展臂揽了他的脖子、贪婪地反吻他，吸吮着那诱人的、异性胴体的气味……

稍顷，两个躯体几乎同时开始轻轻地颤抖。

她的温柔引诱着他的手，由腰脊而胸前，肆意地抚摩着，最后，停在她丰满、高耸的乳峰上。他的呼吸倏地急促了，环

抱着她向床边走去。

她挣脱他的唇，喃喃道：“煜哥，门、门没关……”

他把她放倒床上，无可奈何地去关了房门。转身回来，一边走着，一边胡乱地脱解衣衫，不待她脱去小衣，便急不可待地压了上去，疯狂地动作起来。

稍顷，混浊的喘息声和醉人的呻吟声交织在一起……

程煜尽性了，也几乎力尽了。

在这一瞬，忽然有个奇怪的念头在她脑海里倏地闪过：“‘他’就不象他这样。‘他’对我温柔、体贴，一切都是轻轻的，从不……”

但那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便又温柔地向他怀里偎去。他舒心地笑着，把她轻轻拥进怀里。

程煜满足了，正想在这满足中昏昏睡去，但听身边一个娇柔的声音喃喃道：

“煜哥，山庄那边的事儿怎么样了？”

程煜“哦”了声，含含糊糊道：“问这些干啥？有话明天……再……”

他话没说完，又继之以鼾声，但两只纤手伸到他的腋下，一通猛搔，登时又把他的睡意赶跑了。

“妍妹，你……这是干什么，人家都困……”

“不，明天一早你又该走了，现在就得把话说清楚。”

“什么事呀，你……你让我说什么？”

“我问你，山庄那边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唉，你着什么急吗？等……”

吕秀妍截口嗔道：“我为什么不急？这么多年了，你把我姑娘儿俩撇在这穷乡僻壤的小庄子里，自己却去当那个大管

家——就忍心吗？说不定，你根本没忘了那个大妮子，早就和她旧梦重圆了。”

“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她人老珠黄的，我怎么……”

程煜说着话，又把她娇柔的胴体紧紧拥进怀里。吕秀妍却拼力挣开，悻悻道：“我亦已人老珠黄了，莫非你还要再找一个……”

她话没说完，又被他拦了过去，道：“哪儿的话，我怎么会舍得你……”

“哼，只怕是你把我弄到手的那时候，对她也是这么说的吧？”

程煜怔了一下，随即“呵呵”笑道：“宝贝儿，就算你说得对。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你煜哥已是个半大老头子了，还有谁看得上！”

吕秀妍“哼”了声，嗔道：“看不上又有什么办法。谁又逃得了你那酥骨断魂散，到最后还不是落在你手心？”

程煜“呵呵”一阵长笑，道：“妍妹，看来，你还记恨当年那件事儿？”

“记不记恨的又有什么用？那时，你跟我说：师姐她仰慕富贵，看中了白马山庄庄主。哪知道，这竟是你们一块儿商定的圈套！若不……”

“谁跟你说是我们商定的？”

“难道不是吗？你亦不必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你说句老实话，究竟是不是？”

“这……”

“煜哥，听我相劝，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就别再闹下去了。反正事儿已到了这种地步，元儿亦已老大不小了——你